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絕 妙 的 驢

亞普流斯著
張時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亞普流斯原著

張時譯

絕
妙
的
驢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簡介

張 時

原名張以淮，民十八年九月廿一日生，福建省莆田人，臺大工學士，現任職臺電公司，曾譯述文學名著及評論三十餘種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錄

亞普流斯致讀者·····	一
第一章 亞里斯都門的故事·····	二
第二章 米羅之家·····	一六
第三章 賽萊佛龍的故事·····	三三
第四章 笑神慶典·····	四四
第五章 化身·····	五六
第六章 盜窟·····	六五
第七章 邱比特與賽琪(一)·····	七八
第八章 邱比特與賽琪(二)·····	八七
第九章 邱比特與賽琪(三)·····	九九
第十章 盜羣潰敗·····	一一六
第十一章 牧場·····	一三〇

第十二章	閹教士	一四五
第十三章	磨坊	一六一
第十四章	園丁與百夫長	一七三
第十五章	議員之家	一八二
第十六章	馴獸師	一九〇
第十七章	女神顯聖	二〇一
第十八章	重還人身	二一〇
第十九章	教士生涯	二二一

絕妙的驢

亞普流斯致讀者

如果諸君對於埃及人變成動物而歷經諸險後重歸人形的說故事習俗不感討厭的話，你對這個奇特的故事；一連串通俗米利都風（米利都係小亞細亞西岸的廢城——譯註）的奇聞當感興趣，不過我的『化身記』僅供諸君私下聽娛而已。

先讓我作一簡單自介：我是路秀士·亞普流斯，北非馬道拉人，但是系出古希臘之後。我的先人有些住在雅典附近的海默圖山；有的住在舊稱艾費拉的哥林多省；有的住在拉康尼亞的臺納魯斯——他們全被比我更著名的作家置於不朽之地位。我幼時到雅典習希臘古文，以後我到羅馬時開始學習拉丁——這是件痛苦的工作，因為在那裏我是個陌生人，而且學無常師。所以，我希望諸君能原宥我無法使我的文體澈底羅馬化。何況，這個故事輪轉多變的內容在性格上十分希臘化，所以我如果用學院派拉丁語述寫則屬錯誤。現在，請諸位寬心閱讀並加享受！

第一章 亞里斯都門的故事

有次我因事到我母親家鄉的西薩萊去；而我自她遺傳得著名普魯達區（希臘名作家，生於公元四五年卒於一二五年——譯註）的優秀血統。有天早上我騎馬越過遠方的崗巒，然後順着條陡峭的小徑下到谷地，跨過沾露的草原與濡濕的田畝後，我所騎的一匹白西薩萊種馬開始喘氣，腳步放慢下來。我自己也長久坐在鞍墊上極感勞頓，便跳了下來，用一把樹葉拭擦牠額頭的汗水，擦擦牠的耳朵，把韁繩投在牠頸上，慢慢在牠身邊散步，讓牠休息，在涼風中恢復氣力。牠早餐時，在迴繞草原的小徑兩邊咬下一口口青草。我着見前方不遠有兩個人專神地交談着向前躑躅。我急向前走，想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我剛走近，其中有一個大笑着對另一個說：「停！停！別再說了！我不能再忍受聽你那粗鄙而可怕的謊言！」

這頗有意思。我對說故事的人說：「請別以爲我唐突好奇，先生，我一向希望增進我的教育，很少論題不會使我發生興趣。如果你願意把你的故事從頭再講起，我會覺得十分感激。而且它一定會使我愉快地走過下一個山頭。」

那個大笑的人又說：「我不要再聽些那胡言亂語了，你聽見沒有？你也許會說它神奇得使河

流倒溯，使海洋冰凍，使風兒麻痺無力。或且神奇得可使中天的太陽停止，月亮灑下帶毒的露珠，星星黯然失去它的光澤。哦，你也可以說白晝突然神奇地被無盡黑夜所替代。」

可是我堅持道：「不，先生，請別猶疑。講完你的故事，講完它，除非你認為這要求對你太過份。」然後，我又轉向另一個人；「而你，先生，你可知道使你不願體認這位朋友想告訴你的真理，不是出於天生愚昧便是後天培養出來的頑固？愚人們往往認為智慧的事或是他自身無法接受者爲不實，可是當仔細研究這些事件時，便會發現它不僅可能而且現實。例如，告訴我對這件事如何解釋。昨天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同桌的一些人向我挑動吃食比賽，看能否吞下一塊極大的麥糊，它又軟又糊，哽在我咽喉半途，差點使我送了命。而不過幾天以前，我在雅典看見一個魔術家真正吞下一支騎兵彎刀，刀尖朝下；以後在他自我們傍觀者收了點錢後，又以同樣令人驚奇的方法嚥下一支尖矛。我們望着他頭向後仰，矛柄自咽喉伸在空中；然後，信不信信由你，有個美麗的男孩以柔和的動作沿矛柄蜿蜒而上，使你以爲他是醫藥之神的橄欖枝上圍繞的高貴蟒蛇，他似乎身上既無骨頭又無脊髓。」然後我再轉對另一個人說：「來，先生，講出你的故事！雖然你的朋友不相信，而我不但相信它，而且爲了表示我對你的謝忱，願意在下個旅館請你吃頓飯。」

『非常感謝你慷慨的提議，』他說，『但是我對你說出我的經驗並不需求報酬。我可以對無

所不鑑的太陽向你發誓，我所說的每一個字全是實在的。今天下午當我們到西薩萊區的最重要鎮市哈巴達時，對於這件事的真實性你可以無需有一點保留之意，因為那裏每個人都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知道，這不是件私事。不過，我有先介紹我自己姓名職業等的必要。我是愛琴人，是個糧食批發商，經常旅行於西薩萊，愛多利亞和包西亞等地收購蜂蜜，乳酪和其他食物——小名阿里斯都門，敬候差遣！有天，自哈巴達傳來消息說有一大批上等乳酪以相當誘人的價格待沽。我立刻首途，可是像我這行行業時常遇見的，這次旅程也不順風。我到達時，立刻發現另一個叫廬帕士的商人已早一天把市場搶購一空。我迅速而來却無結果，頗為沮喪，那天晚上便早早到公共浴室去，我大出意外地遇見老朋友蘇格拉底。我簡直認不出他來，他的臉色十分蒼白瘦削，披着一件骯髒百補的舊披風坐地地上，像個道傍乞丐。我們以前曾經是要好的朋友，我在向他招呼前，不禁遲疑了一下。

「哦，親愛的蘇格拉底，」我終於說，「你這倒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幅怪相坐在此地？你犯了什麼罪嗎？你難道不知道官家已為你註名鬼錄，你家人已為你吊喪致悼？你的孩子們由法院監護，而你那悲哭得幾乎瞎眼毀容的妻子又被家人逼迫改嫁。你却像個鬼魂一樣在此地露面！真的，實在令人不安之至。」

「啊，阿里斯都門，」他回答，「如果你知道命運對人能變出多麼不公平的惡作劇，就不

會對我這樣譴責了。」他臉紅起來，披起他的破衣遮蓋面孔，不幸却裸露出他腹部以下的半身來。

「我實在忍受不下去。我一把抓住他，想把他拉起來，但是他抵抗而且喃喃地說：『別理我，別理我。讓命運女神在我身上恣意肆逞她的威風與勝利。』」不過他終於答應跟我去，我在身上脫下一件衣服替他穿上。然後我把他趕進一間私人浴室，我替他好好洗擦一番，拭下他身上數層骯髒。之後我雖已精疲力竭，仍勉強把他拉進我住的旅館，叫他在床墊上躺下，給他豐富的食物美酒，告訴他家鄉裏最近的新聞。過了一會他容光煥發起來，我們又笑又鬧吵得很兇，一直到他激動地長吁一口氣，用拳頭捶擊前額叫道：「哦，我多麼悲哀！事情開始於我要去看宣傳已久的拉利沙附近的角鬪競技表演。我本是去馬奇頓尼亞做生意的，這一點也許你已經知道了，十個月以後我帶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錢回家，但是快到拉利沙時，在個荒山裏被強盜搶得只剩下我的生命。我終於設法自他們手中逃出，用盡氣力才到了這個鎮上。我去到一個女人叫做蜜羅所開的旅館去。她雖徐娘半老，但是風韻猶存。我向她解釋我的遭遇，希望能早日回到久別的家鄉，她假裝十分同情，免費請我吃了一頓豐富的食物，過後她逼我和她睡覺，可是我一爬上她的床鋪，我的思想便不能自主，意志完全崩潰。當我還能工作，如替人提行李等，我把所有掙來的錢全交給她，等我衰弱後，我甚至把強盜給我遮體的衣服也給了她。現在你就可以了解噩運和一個迷惑的女

人會使我變成什麼地步。」

「『好上帝，』我說，『這一切全是你自作自受，你遺棄了你的妻子兒女而替那種老母狗作奴才！』」

「『噓，噓，』他用食指放在唇前，迅速地四望像怕我們的話被人竊聽。『別對那個奇妙的女人說這種話，否則你會禍從口出。』」

「『真的，』我說，『她到底是什麼樣的女店東？從你講的話，人人會以為她是個有超人力量的專制女皇。』」

「『我對你說，阿里斯都門，』他以憂傷的聲調說，『如果她高興，我的蜜羅能撼天動地；呼神喚鬼，移星摘月。』」

「『好了，好了，蘇格拉底，這是做戲的臺詞。請你放下劇幕，把故事老老實實告訴我。』」

「他答：『舉出她力量的一端你可相信？或且要兩個例子，三個例子？她能使男人熱情地愛上她——不僅希臘人，而且印度人，東西部的埃及人，如果她高興，甚至於荒島上的安替坡底斯人——這只不過是神力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聽聽她在可靠證人前表演的偉大技業，我願意敘述幾件。唔，第一，如果她愛人之一膽敢與別的女人私通，她只要唸一個字，他便變成了海狸。』」

「『爲什麼變海狸？』」

「因為海狸在被追趕時，會把自己的睪丸咬下擺在河岸以擺脫獵犬；蜜羅希望他也會遇見這種事。還有她鄰近與她相競爭的老店東被她變成一隻青蛙，現在這可憐的老傢伙還在他自己的酒桶中游泳，或且埋身在酒澤中沙啞地對老主顧高叫：『醒醒！醒醒！』有個律師曾經草狀起訴她，他的處分是變成羊角，今天你還可以看見嗥叫着他的案子，喊出他的辯詞，前額懸着可怕的东西。還有，當她愛人的妻子咀罵她時，蜜羅處罰她使她永遠懷孕，讓魔力在她子宮令她的孩子生不下來。這大概是八年前的事了；現在這個女人的肚子一天比一天膨大，你還以為她肚子裏懷個小象。」

「但是這些事什麼時候才為衆人所知？」

「唔，衆人生氣地召開會議，決定在次日用石頭把她砸死。可是一日的寬容對蜜羅言已經足夠。正如克理昂皇帝命令密地亞離開哥林多時給她一天時間。你一定還記得，密地亞在她篡賊的新婚服上縱火，立刻全殿燃燒起來，新娘和克理昂全被燒死。據蜜羅事後酒醉時對我說，她挖了個小溝，在上面使用符咒，然後利用她召來的鬼魂力量，在哈巴達每家門戶上施以魔咒，使居民們於四十八小時內不能出戶上街，也不能在牆上挖洞鑽出。結果全鎮鎮民只好在窗口上向她懇求，答應她如果她把他們釋放，將決不招惹她，而且願意保護她的安全；她同意後解除了魔咒。但是她向會議的主席報復，在半夜把他的房屋連牆連人連基礎移到一百哩外的市鎮去。那地方座落

在缺水的山頂，鎮民們用水僅靠天雨，因為鎮市房屋密擠，中間已再容納不下，所以她命令精靈把它放在鎮的城門外面。」

「我親愛的蘇格拉底，」我說，「這是個非常奇怪而可怖的故事，我不僅開始有點害怕，說實話，我正恐懼起來。如果你那老婦人的精靈鬼怪把我們的談話告訴她怎麼辦？我們現在立刻睡覺如何？夜還早，我們明天一清早可以出發，讓我們的雙腿把我們帶到儘量遠的地方去。」

「我正在說話時，可憐的蘇格拉底，已經睡着了，而且鼾聲大作；一個像他這樣疲倦的人吃頓豐富的餐點美酒自然會有如此的後果，我闔上臥室大門並且上了門，把床頭頂着門戶，上床就寢。蘇格拉底所說的殘酷故事起初使我不能入眠，可是半夜時我自熟睡中被一聲巨響驚醒，門像被一羣強盜用肩膀推撞般大開。鎖，門，絞鏈均應力而解，我的床是個舊軍用蟲蛀床，少一條腿而且對我短了一點，它被掀起空中又倒轉倒下，把我蓋在下面。」

「感情真是一種矛盾的東西。你知道，有人會因過度快樂而哭泣；而現在禍事當頭時，我却笑着對自己戲謔；「哦，阿里斯都門，你變成烏龜了！」雖然我平摔在地上，不過覺得躲在床下很安全。我從側邊伸出頭，就像隻自硬殼下竊窺外界的烏龜，看事情會如何發展。立刻有兩個可怕的老婦走進來，一個手上執把火炬，另一個拿着海綿，與出鞘的劍。她們站在沉睡的蘇格拉底身邊，執劍的女人對另一個說：「看，潘絲亞姊妹，這個人便是被我選作我的愛人——正如女神

狄安娜垂顧牧童恩地米翁，或是大神周夫折節選取美麗的小丑妮美黛。我給了他一段熱情神妙的時光。而他從未回顧我稚女般的熱情，却日夜地欺騙我。現在我不但抓住他在背後毀謗我，而且密圖私逃！他自以爲像個奧特蘇斯，希望我像卡莉普索半夜醒來時發現孤單地置身荒島而哭泣？」她又指着我說：「這個在床底下偷看的傢伙是阿里斯都門，他使他從事惡作劇，如果他以爲可以平安地自我身邊跑走那是大錯特錯。我要使他知道對於上半夜說我的那些粗鄙語句與現在的無禮窺視悔之莫及。」

「我滿身冷汗發抖不已，顫動得身上的床吱咯地跳起舞來。可是潘絲亞對蜜羅——她一定是蜜羅不會是別人——說：「姊妹，我們要立刻把他五馬分屍，還是把他所有的東西一起綁在小船上望着他慢慢飄流？」

「不，不，親愛的，那樣不行！讓他再活些時間。我親愛的蘇格拉底，明早需要一個掘墳人替他在什麼地方挖小洞。」她邊說邊把蘇格拉底的頭在地上翻翻，我又看見她把劍沒柄插進他的左頸。血如泉水般上湧，她已手執着一個容器把每一滴血盛入。蘇格拉底的氣管已被刺穿，但是他發出一種叫聲，或是模糊的嚶嚶聲，然後又安靜了。也許以犧牲典禮結束是她的慣技，我看見那個女人把手插入傷口，深深插入我可憐朋友的身體，在裏面摸索一會把心拉了出來。潘絲亞自她手上取過海綿用它按在傷口上，低喃道：

海綿，海綿，來自鹽海

停住，停住，潺潺細流！

然後她們向我走來，抬起木床，蹲下來長久地直視我。

『然後她們離開我了；她們剛跨上門檻，門戶自己騰起。門門、鎖、絞鏈全飛回本來的位置。我赤裸冰冷而尿水直流地躺在地上。』初生的嬰兒一定是這個樣子，『我對自己說，』可是這情形多麼不同，我一生已在我身後而不在面前。我，是的，雖生猶死，像個赴十字架上的罪犯。當人民明早發現蘇格拉底喉管被割的屍體時，我怎麼辦？誰都不會相信我的話。『如果你不是那女人的對手，至少可以高聲喊叫，』他們會如此說，『像你這麼一個強壯魁梧的男人會眼睜睜一聲不響看着你的朋友喉管被割！』又說，『你獨自活着，如何解釋呢？為什麼她們不殺死你，毀滅你這個目擊一切的見證？她們怕你活着講出實情，你只有死路一條。』我的思想一直在兜着圈子有如死人在分析道理。現在夜已快盡，我終於決定在天亮之前溜出旅館逃走。我拿起我的行李捲，抽出門門，把鑰匙插入鎖孔，可是這個在夜間自動開啓讓我敵人進來的門戶却不讓我出去，我重按門柄十幾次才出去。我一到院子裏便大喊：『喂，門房，你在那裏？開門，我要在天亮以前上路。』

『他一絲不掛地睡在門內，惺忪地答：』是誰？誰要在這麼晚上路？你難道不知道，不管你